

中國方志叢書
· 華中地方 · 第八八五號

據

清 · 承霽修，社友棠、楊兆崧纂
清同治十年刊本

影印

江 西 省

新建縣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新建縣志卷之八十四

藝文

增補

記

贊

書

序

論

告詞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朱子

江南西路轉運司養濟院在隆興府城東崇和門內轉運副使吳郡錢公某之所爲而判官嘉禾邱公某毗陵尤公袁之所徙也豫章爲江西一都會地大物衆而四方賓旅之有事於其土者又不絕於道路平時通功易事足以相生養獨不幸一旦有疾疢則惛然無所歸求藥與食或無得焉則轉死於溝壑者歲不知幾何人而有司者莫之知

也乾道九年轉運副使吳興芮公某始有聞而閔焉去之
日留私錢百萬以誘後人稱貸貿易收其贏以市藥物給
病者淳熙五年判官開封趙公某復以私錢百四十萬買
田東關羅舍病者又得以食七年錢公實來而芮公已爲
吏部侍郎是年春趙公亦以吏部侍郎召趙公知公雅意
亦有樂乎此也因亟以書來諭公則移書芮公請所留錢
益以已資百三十萬買田長定而又創爲此院延慶崇和
兩門之外使病者有以居焉自經始至落成若干日而就
凡爲門五間堂三間腋以便房中爲文室東庖西園左右

廡各五間廡深三尋修七尋有半中設巨榻十有八冬加障蔽以禦風寒暑則撤之以泄煩鬱胗治有工藥石有劑其不可療者亦予樁櫨以葬職掌之人皆賦以祿俾供厥事又專屬僚吏以時行視而課督之蓋三公所捐皆四方之聘幣不以入於家者合之爲錢三百七十萬所買三墅爲田千有一百一十一畝歲入租爲穀九百八十二斛有奇其詳則書之牘藏之有司而院之戒令糾禁亦書而揭之堂上旣錢公又列其事以聞詔下施行如章而錢公去矣二公踵至周視錢公之所爲者而屢歎之然猶以院在門

關之外懼夫病者之有所不便醫藥也乃相門內得故歸
德佛舍之廢址而遷焉凡增屋十有八間并得故僧田六
頃又市鍾陵灌城兩墅之田七十畝歲收穀三百餘斛錢
五萬有奇以充入之蓋自是以來病而無歸者多賴以全
活不幸死者亦瞑目而無所憾焉於是臺之羣屬與郡吏
之奔走焉者私相與謀因文學掾黃君某述其事來請文
以記予時方罷浙東常平事三復其書而竊有愧焉蓋崇
甯之制凡安濟坊漏澤園之政皆領屬常平使者其有曠
闕非將漕主計者之憂也今職其事者或不能及而五君

子者乃能汲汲乎其職之所不必爲至出義錢以輯成之
雖其先後來去之不齊而其閔惻之深計慮之遠泯然若
出於一人之心而手自爲之其制愈修而愈密其惠益增
而益厚於以推廣聖朝昭天漏泉之澤於湖山數千百里
之外其意旣甚美矣而其學道愛人之效又足以警夫職
其事而不能然者以興起之其利豈不又甚博哉因不復
辭而爲書其本末如此旣以著夫五君子之成績而自訟
以曉當世又以告後之人使知五君子者相爲終始十年
之間所以成此者之不易而不敢壞也錢公又嘗奏免贛

吉麻租二千四百五十九斛爲錢千有一百九十七萬九
十有奇兩州之人尤歌舞之今以祕閣修撰知婺州事其
救饑之政亦爲諸郡最云

其意雖甚美矣而其學欲愛人之效又足以警夫細
而益其效以辨其望障隔天祿泉之數以勝山樓千百里
出於一人之心而手自爲之其補愈多而愈密其惠益愈
顯其求於來去之不齊而其閭閻之利倍數之數矣然其
于其以指其以平其燭之視不必爲至出善處以誦其

存與堂記

吳澄

公侯之子孫思係其國卿大夫之子孫思保其家何也國之境土受之先公家之地邑受之先子受先公先子之所與而不能存不可言孝爲人子孫所以拳拳保守而弗敢失也豈唯古之公侯卿大夫爲然今之士庶人而不能存先世所與之田宅豈得謂之孝哉南豐州判官葛君世居豫章新建之石江其父與山翁景定壬戌進士有子六人宋厯旣終隱晦不仕壯麗其居以佚老又爲諸子各創宅一區南豐君其仲子也壻於外郡五載始復不欲以土木

之役勞其親自築室於舊居之東偏而以父所構讓其一
昆四弟甲辰父卒而南豐君留燕諸昆弟鬪牆鬪室君聞
訃馳歸爲平其忿至大戊申君仕郡庠三年辛亥以後待
次私居六年有以調膈其同氣尙黽勉聚處延祐丁巳居
教授臨川郡六年之間其昆弟悉以寢先廬售之強鄰君
歸自臨川惻然以傷慨然以誓曰吾親辛勤有此屋一旦
屬之他人異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不欲爭訟傷鄉里之
和計值倍償取之於豪奪之手幸完舊物嘉之者名其堂
曰存與謂其能存與山翁之所與也君於南豐貽書請記

曰願求訓誡之語寘之堂壁俾葛氏之子孫往者有所懲
來者有所勸朝夕思念先人植立之艱庶幾世世能存所
與非惟葛氏之幸亦厚倫美化之事也予謂君能存先人
之所與於既亡之餘可謂孝也已雖然親之所與蓋不止
是屋廬身外物也猶必保守身者父母之遺視外物尤重
保守又當何如身之體不可有毀傷身之行不可有虧玷
此曾子之所以戰戰兢兢樂正子所以一舉足一出言而
不敢忘也存吾親之所與孰有大於是者君能博記覽工
詞章亦既有光於前儻學曾子樂正子之學而益加謹焉

其所到所存者則天所與我之廣居又非汾曲之廬善
和里之宅所可比予故并言之以爲存與堂之賢子賢孫

場

予嘗以爲以渾渾然然樂五十年以一舉又一出言而
其安又當何如良之謂不可言也良之計不可言也
其是固良也然必以良之計良之計良之計良之計
之良與外遇士之籍而良之計良之計良之計良之計
良非計良之計良之計良之計良之計良之計良之計
來皆良之計良之計良之計良之計良之計良之計
曰則良之計良之計良之計良之計良之計良之計

黃堂鐘樓記

虞集

黃堂隆道宮舊傳旌陽真君得仙道於丹陽謚母歲往謁諸黃堂之館久之母謂許君曰無勤數來也因擲靈茆空中飛去曰子歸西山之南得此茆則立靖室歲與子相見於是矣許君歸豫章尋得此茆已叢生則今之黃堂觀也曰黃堂者因丹陽之舊云耳或曰許君與郭景純擇地而得諸此余嘗過之前宋石曼卿作觀記而不言飛茆事豈疑於飛茆之說而不察地之豐美則至靈至潔之物生焉夫何疑之有哉自許君仙去里中父老子孫相傳歲以八

月初四日載真君像至黃堂北面謁謚母如其在世時僕
徒衣幘歌謠之聲特爲奇賞噫猶是當時之遺制千餘年
而不廢其遺俗亦可稱也哉夫神僊道士之宮多托諸靈
山奇阜而黃堂乃在於良疇沃壤之間平遠夷曠無所障
礙重岡複嶺隱隱隆隆北極於玉隆之墟大家之族居聚
落之成市林叢水曲星羅碁布可平視者百數十里風氣
溫燠民事瀟簡水旱扎瘥之厲蓋鮮聞焉其爲宮也清流
環之花木巨竹深靜蕭散中有三清之殿謚母許君之祠
東西對立宮有門道士之居列布兩翼蓋湛湛乎古仙人

之館也其東廊舊有鐘樓則前道士皮惟新作之歲久傾圯里人廖君時亨其居在數里之近數遊宮之士語之曰子得無意於斯乎時亨曰有父母在不敢專也其父南昌縣主簿諱幼清曰是吾責也卽命工庀材乃得異木四皆長五十餘尺因大水溝港無所曲折皆得至宮下儘其高以爲樓構緻堅密囊梯比櫛不侈不樸飛階三折乃至其上樓成其舊鐘弗稱更鑄之用銅二千餘觔旣成主簿歿道士祠之鐘室下宮之道士浮雲提舉羅壽遠及余門求爲之記未暇也至元之三年二月初吉余遊逍遙山

過而登焉傍徨躊躇所謂仰觀宇宙俯察品類而思夫古
仙神人及物之深師弟相與爲禮之盛使人沒世不忘如
此其孰爲而然哉樓益高鐘益大聲聞益遠晨夕之間鉦
鏗震動夢者以覺昏者以警於斯人之耳目心思其有所
益哉時亨嘗以儒業遊京師受知親王奏而命之官非所
樂也歸而隱居教子其族亦多好事者云

至元四年歲在戊寅三月十五日

王文成公祠碑記

吳桂芳

陽明先生王文成公以正德己卯來平我南昌逆濠之變
南昌之民賴先生義師得脫水火卽衽席思所以俎豆先
生以報祀功德於無斁者億萬人一心也顧先生道大望
尊功成疏爵身沒之後忌者稍起郡民蓋貿貿焉嘉靖己
亥前少師華亭存齋徐公視學江右始徇士民之請卽射
圃舊址肖先生像祠之丙辰前司徒晉江可泉蔡公來撫
我邦議捐贖金葺之乙丑徐公復捐賜金再葺之自是南
昌父老始得歲時伏臘拜瞻祠下欷歔低徊久之而後去

二公復卽祠之左右建號舍若干楹集郡諸生雋者讀書講學其中祠彬彬稱盛矣隆慶改元穆宗皇帝修舉先廟佚政時華亭徐公方柄國天子允諸廷臣之議詔復先生新建伯世其爵遣官諭祭造葬賜諡文成蓋先生應得典茲焉始備時南昌之民相與舉手加額稱明聖云今年春侍御巡察雲門任公澄清之暇覩先生廟宇恢宏而祠額未稱爰謀於撫臺鳳竹徐公檄太守雲舉周公暨坊其前扁以今諡更檄太守議所未備者屬邦人記之太守議曰先生之祠記之者旣再矣顧皆陳述先生學術之大端